

# 懷舊的意義

## —《求證》在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

### The Meaning of Nostalgia - 《Proof》 at National Taiwan Arts Education Center

陳正熙

Cheng-Hsi CHEN

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劇場藝術科主任

對於許多從姚一葦老師主持的實驗劇展，從蘭陵、筆記、方圓這些小劇場團體，或者表演工作坊與屏風表演班的成立，開始進入本地劇場的觀眾來說，位在台北南海學園區內的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，應該是一個有著許多年輕歲月美好回憶的場所。

在那個演出場地有限，戲劇創作者充滿熱情但資源不足的年代，藝術教育館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。就記憶所及，筆者至少在那裡看過筆記的《楊美聲報告》，聽著台上的八位演員從他們個人的生命故事中，為我複習台灣近代歷史發展，表演工作坊的創團作《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》，聽著李立群和李國修在華星西餐廳的舞台上，說著建國中學與北一女締結姊妹校、交換校門鑰匙的笑話，三隻毛毛蟲的謎語，還有那一坨終究不知是否抹去的牛油。

以現在的標準來看，藝術教育館的舞台顯得狹小，改善設備的空間有限，觀眾席的座位與走道空間也非常侷促，進出不易，對於小劇場團體來說，鏡框舞台是創作上的限制，超過六百個觀眾席座位，也足以形成不小的票房壓力。因此，對於不同規模的團體而言，藝術教育館的劇場都可能變成一個可大可小、不大不小的尷尬。

到藝術教育館看戲，或許已不再是這一代文藝青年共同的話題，到藝術教育館作戲，也或許不再是表演團體考量的選項之一，但館場本身的歷史，和台灣當代劇場發展的密切關係，卻都是不可抹滅的，選擇這個場地作一齣戲，或許比選擇其他舞台更為寬廣、設備更為先進、或距離城市中心更近的劇場，多了一份親近歷史的溫暖感覺。

綠光劇團選擇在藝術教育館演出《Proof》（《求證》），或許也基於同樣的理由。

一部雙獲普立茲獎與東尼獎的劇

作，一個資深的電影/劇場導演，一群實力相當的優秀演員，試圖兼具寫實細節與象徵詩意的場景、服裝、燈光、音樂，將全場的觀眾帶進一對數學天才父女的心靈，試著和他們努力架構起來，雖然神秘卻充滿魅力的數學世界建立關係，求證熱情或情感的絕對價值。

從劇本到舞台上的演出，《Proof》全劇始終被某種懷舊的情緒所包圍：故事場景在一個破落但充滿回憶的老房子裡，後院紗窗門不停的碰撞聲，就像在生命長流中不斷反覆出現的旋律，成為時間的象徵；父親與女兒的關係，在回憶與夢境中建立，連接著父女的數學題目，也像是來自過往美好歲月（the good old days）的閒情逸事；破舊的庭院桌椅、昏黃的燈光、抒情的音樂，都在營造充滿歲月痕跡但溫暖動人的世界。

對大多數觀眾而言，《Proof》應該是一個讓人非常滿意的觀賞經驗，既有娛樂性，又有不難理解掌握的嚴肅意義；對有心文本寫作的創作者來說，《Proof》同樣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學習經驗，人物類型與實質的創造、情節的鋪陳發展、節奏的建立轉換，都有十分細膩精巧的設計，適度的幽默機智（witticism）也可以稍微緩和和可能有一些「匠氣」；人物關係、動機、懸疑、轉折，全劇處處皆有可以發揮的細微巧妙（nuance），無怪乎柯一正導演在讀過劇本之後的衝動，和演員們的頻呼過癮。對於久不見優秀劇本的本地劇場來說，具有如此張力與豐富細節的文本，自然是十分吸引人的，或許也讓許多從經典文本開始接觸戲劇的人（包括筆者在內），想起那個文本在劇場中決定一切的年代，而有了些懷舊的感懷。

但筆者還是忍不住對這樣近乎完美的劇本，有一些挑剔的批評。

《Proof》幾乎毫無破綻的情節

中，充滿太多「可被預期」的「懸疑」，和公式化的「轉折」，幾近「完美」的人物，依據適當比例調製的好壞善惡，符合一般對人性的折衷看法，卻也犧牲了刺激觀眾不同思考的可能，甚至連幽默（如科學家組成的樂團）、激情（如凱薩琳與霍爾的感情發展）、憤怒（如父親對返家探視的凱薩琳說明自己的偉大發現）、瘋狂（如凱薩琳對自己遭受懷疑的反應）、溫柔（如父親在頭腦清醒時寫下對凱薩琳的感激）的種種情緒，幾乎都在既能引起興趣又不致造成冒犯的範圍之內。

換言之，《Proof》劇中人物的種種情感衝突，就是對人生、對人性的某種中庸看法的具體表現，在劇作者的書寫中，父親、克蕾兒與凱薩琳姊妹、和霍爾的世界，就是大多數人的世界，就是我們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世界。

在這樣的世界中，隱藏不見的母親，父親對凱薩琳的宰制，凱薩琳在一個男性霸權（數學研究）領域中的從屬地位，凱薩琳與克蕾兒之間機械化的對比（精神與物質、對父親的忠貞與背叛），一則數學公式所引發的權力遊戲（鬥爭？），似乎都變成不太恰當的提問，在溫暖的回憶中，在一個台上台下真情（淚眼）相對的劇場裡，是刺耳的雜音。

這許多的挑剔，不在否定創作者的努力，或大多數觀眾的愉悅滿足，而在表達筆者個人對於劇場本質的某種看法，換言之，也就是提出一個問題：我們是否可以滿足於一切都合乎我們原有期待的娛樂？合宜適度的情感，或者對人性的折衷看法，是否就是我們對劇場的要求？

在我的心中，保留給浪漫的那一小部分，對《Proof》的演出抱以熱烈掌聲，保留給批判的那一大部分，對演出後的熱烈掌聲則心存疑慮。